

八大山人传

丁家桐...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愛人



I247.53
754

八大山人传

丁家桐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大山人传 / 丁家桐著.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102-04162-9

I. 八…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1142 号

八大山人传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邮编 100735)

<http://www.renmei.com.cn>

责任编辑 雒三桂

装帧设计 郑子杰

责任印制 丁宝秀 赵 丹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102-04162-9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个山小像

中宣王后二年二月二日

安平乃余官以时年四十有九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个山小像

目 录

1 危城雪夜	1
2 有一粒眉间痣的女人	5
3 老树悬空	9
4 六朵菊	13
5 逆子	17
6 娘给了一只海螺	22
7 扁担军	26
8 难走的棋	30
9 光头大脚殿	34
10 两只秃瓜	38
11 个山僧	43
12 魂断追云谷	50
13 锦水舟	58
14 十年枯佛巢	63
15 蹇驴走新昌	69
16 洪崖哭母	75
17 画像天宁观	82
18 梦川丽人来	88
19 强项鸟	96
20 驴屋亭前乌柏树	102

21	觅一个自在场头	108
22	花自飘零水自流	114
23	丑孔雀	120
24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26
25	火烧北兰寺	135
26	避驾天妃宫	140
27	小船摇进扬州城	146
28	发妻别有夫	151
29	残阳白发约来生	157
30	孤梅，绽放在雪塔之巅	162

1 危城雪夜

公元1648年，明清之交。

一个到处弥漫着血腥味的年代。

古老的驿道上立着一方开始腐朽的木牌，箭头指向南昌。“南昌”的“昌”字上挂着一件血衣，在呼啸的朔风中飘动，宛如死亡的幽灵在做绝望的舞蹈。

落了雪。雪花渐大，渐渐覆盖了路牌，覆盖了血衣。

杂沓的马蹄声，渐来渐近。

数不清奔腾的马蹄，践踏着江南白雪。雪花飞溅、舞动，在做绝望的挣扎。

大清国南下的八旗精兵。

南昌城外，雪白的“坟包”绵延不断。大清军队的帐篷。

每个“坟包”前竖一杆狼牙旗，旗上绘龙。旗帜在风雪中飞舞，那北方龙便显得凶恶万状。

雪，覆盖着残破的南昌城墙。城楼坍了一角。

城门紧闭。城头上偶尔出现几个士卒紧张的面孔。

士卒们疲惫、饥饿。守城已经半年了。

天色渐暗，风雪依然。

蓦然间，清人营垒中，几千盏成串的灯笼亮起了灯火。

白雪红灯，璀璨一片。

几百名衣着整齐的清兵，排着方队，走近南昌城门。

领头的说：“定！”几百人立定，宛如木桩。

领头的喊：“举！”几百人举起了喇叭筒。

领头的喊：“念！”几百人一个声音：

明日黎明五鼓，天兵踏破南昌！

今夜开城归降，富贵与尔共享！

明日黎明五鼓，天兵踏破南昌！

今夜开城归降，富贵与尔共享！

嘶喊声霸道、威严。有节奏，有顿挫。顺着风声，声音在雪夜中穿过斑驳的城墙，穿过布满瓦草的屋脊，穿过高大翰林坊，穿过大街小巷，穿过古老残破的绳金塔。

绳金寺，绳金塔，里里外外都是守城的民兵。

一堵危墙，即将坍塌。

老和尚耕香满面泥污，拾砖装车。

装满了车，老和尚直起腰，叹息：“城上箭已射完，只能用砖头了！”

准备推车的士兵恨恨地说：“砖头砸死他！”

士兵推车，车太沉，难于起步。

一个矮而壮实的汉子饶宇朴，赶过来背起绳子，车子便启动了。

绳金寺外，到处有因饥饿倒毙的尸体。

围城半年多了，城里断了粮食。

暗地里，一汉子拎着一只老鼠，对饶宇朴：“救命肉，救命肉，二两一只，二两一只。”

饶宇朴啐了一口。

士兵说：“秀才莫见怪。乱世银子不值钱，这是市价！”

汉子手中一只鼠，拎着尾巴晃来晃去。

背后，耕香老和尚朝塔上喊：“八郎，八郎，阁老找你。”

塔的中层，有人传话：“八郎，八郎！阁老找你！”

绳金塔最高层。一组军民卧地，分别监视四方敌营动静。

城外白茫茫一片。到处是清军营垒，营垒前通红的灯火。

朔风吹来敌军喊话的声音，时隐时现。

朔风隐隐吹来耕香呼唤的声音。

朱耷，瘦削的书生，侧耳谛听。在王府同辈中，排行第八，人呼“八郎”。他和同伴交代了什么，返身下塔。

朱耷穿过积雪的小巷。一阵强风，吹来清军喊话声，清晰可闻。他停了步子，回首怒目。

他恨恨地踢翻路边的破罐。“嘭”的一声，陶片粉碎。

一个孩子的尸体。朱耷俯身，腰间解下一方巾，为她盖了脸。

雪地里，一串串朱耷匆匆的脚印。

大街上，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群，扶老携幼，挟着包裹，家什，匆匆来去。

号哭声、喊叫声、哀怨声、车轮滚动声，还有呼娘喊儿的惨叫声，混成一片。

朱耷穿过混乱的人群，来到府学。

雪，越下越大了。府学空寂，出奇地静。

朱耷踉跄了一下。脚下，原来是一块匾。

匾堕在地上，被雪盖了。拨开雪，看清了是“为国求才”四个字。

“国”字，已经被踩烂了，踩了一个洞。

一片房舍，乌灯黑火，不再有往日的活气。

讲堂。只有讲堂，漏出一线烛光。

推门。门发出刺耳的声音，猛然，一阵大风，将呼喊声传进了讲堂：

明日黎明五鼓，天兵踏破南昌！

今夜开城归降，富贵与尔共享！

风的影响，两支白烛的火苗激烈地颤动。

偌大的一座讲堂，对坐着三个人。壁上的光影，高大而阴森。

朱耷悄悄入座。

端坐讲坛的闭目老人，眉毛抖动了一下。

老人长眉广额，神色安详。他叫姜曰广，前朝大学士。他徐徐地说：“南昌四杰，来了三个，怎么还少一个？”

饶宇朴满面泥污，推门进来：“弟子到了。”

屋内寂静，一种不安的寂静。

耕香老和尚也进来了，在暗地里落座。

老人依然闭目：“老夫一生，有两大快事。第一件是什么？”

无人回答。

“七个月。”

诸人惊愕。

“老夫一生，位极人臣，尸位素餐，于社稷何补？所幸者这七个月。七个月来，老夫抛却田园，坐守危城，与诸君共抗北寇。昼夜不懈，甘苦与共。明日黄泉见孔圣人，圣人问我：一生有何功德？我便说：弃家坚守危城，坚持七月，让强盗不敢小觑江南！至于明日城破，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但人气不可灭。日后江南要过一二百年苦日子，这是大劫。只是南昌的鲜血让强盗明白：江南不可辱，江南不可侮，强盗也得装点正经，也该收敛一点。这是一。”

诸人相互看看。

“第二件快事是什么？”

没有人回答。

“便是收了尔等四个门人。孔夫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老夫于危城收了你们四个弟子，人称洪都四杰。四杰，好哇，都是有血性的华夏男儿，老夫此生堪慰。尔等四人中，有一人可比颜回——”

诸人屏息，看着宋莘。宋莘面如冠玉，文采风流。此时用期望的目光盯着恩师。

“对的，宋莘。”老人不睁眼，似乎什么都看见。

“胡亦堂呢？”老人又说。

胡亦堂是一个大头、微胖，一脸憨厚、诚恳的秀才。

“曾子，事母至孝，厚待朋友，不是曾子吗？”

“饶宇朴呢？那是子路。”

饶宇朴用衣角正在拂拭脸上的泥灰。

老人睁开眼，盯着朱耷：“小王爷，你可比谁？”

朱耷脸红，无言。

老人起立，转了一圈：“出身贵胄，你的朋友只有花鸟。你好比是识鸟音的公冶长吧。尔等四人，来日方长，资质不凡，老夫高兴。只是今夜与诸君一别，再见便是来生了。告别诸君，老夫奉赠一物——”

诸人顺老人手指看墙。

墙上有画。画面为布幔遮着。

宋莘扯开布幔，出现了一幅郑所南画的兰花。

宋莘身材颇长，他指着兰花说：“这幅墨笔画，是隐怀亡国之痛的一幅血泪画。画人自署‘所

南翁’，时间为‘丙午’，已到了元代。郑公为人，刚介耿直，入元后，淡泊功名利禄，不肯阿附权贵，自号三外野人，和文天祥一样，看重气节。这幅兰，是‘露根兰’。为何露根？因为没有土地。土地哪里去了？元人夺去了。国土沦亡之痛，亡国奴之痛，几笔兰花，再现得淋漓尽致！”

宋莘有泪。朱耷也有泪。

老人点头：“头头是道。”他又说：“何为气节？这幅兰花便是气节。读孔孟之书，守先王遗训，可以站着死，不可跪着生。切记！切记！”

寒风冲开窗户，老人家白须飘飘。

讲堂寂静，一片肃穆。

诸人告退，老人依然闭目：“去吧，去吧！”

蓦然，老人睁开眼：“小王爷！”

朱耷连忙过去，一片茫然。

“手伸过来！”

老人摸摸朱耷的手，睁眼看看，招呼背后的耕香说：

“长老，老夫最担心的便是这双手，柔弱细长，绵和无力。这双手可以执笔，无力执刀。在如此一个用刀用剑说话的时代，这双手有什么用处？”

诸人回首，盯着朱耷。

朱耷惶惑地，烛光中看着自己的一双手。

耕香老和尚：“阿弥陀佛！”

朱耷突然激情奔涌，执着老人的手说：

“学生是一棵小草，阁老，你是一棵参天大树。”

答非所问，想入非非，不成体统。

宋莘窃笑。

老人拍拍朱耷的肩头：“逃吧。你已是有家室的人，赶快逃吧。”

2 有一粒眉间痣的女人

回到王府，朱耷惊呆了。

府门洞开，进进出出的都是人，暗夜里看不清面孔。

出来的人，手里总抱着东西：瓷瓶、木椅、挂屏、花盆、书画……

府门高悬的两只大灯笼，已不知去向。

没有家奴，没有门官。逃了，都逃了。

抢东西的人，挤着、推着……

朱耷张大着嘴巴，终究没有开口。

再看看下马碑。被什么东西撞过，半截堕地，半截仍在。

一座显赫多年的王府，一夜之间便仿佛一座荒庙。往年宗室重地、警卫森严的地方，敌人还没有进城，人去府空，便被抢了。

这件事其实并不意外，朱耷想过。洛阳的王府不仅洗劫，王爷还被处死。现在轮到南昌，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磨蹭什么，快搬呀！”

“不搬白不搬。辫子兵来了，一把火！”

有人在雪光中细看面孔：“哎呀，八爷！没走呀？”

抱东西的迟疑了一下，缩起脖子，溜了。

门堂、甬道、客厅、书房、前园、厢屋，一片凌乱。

转过角门。

角门内不同，一片死寂。

朱耷一系，离主脉远了，住在角门内的宅邸。

“娘、娘！”

空旷的屋宇，没有人声。

打开娘的房门，空空的，没有人。

“澹先生，澹先生！”

折过回廊，朱耷试探地喊。寂静使他害怕。

狂风过处，咔嚓一声巨响，声震屋宇。

朱耷紧张，细看，老梅树一枝，积了重雪，经不起风，折断了。

澹先生的房掩着，推开房门，雪光中什物零乱，不见人影。

往日，宅子里都是人，院公、护院、奶娘、丫头、小厮……现在，只有风，只有雪。

一切归于死寂。

朱耷心惊肉颤。

据说，王府有鬼。阶前的井里死过人，西屋也吊过人。朱耷下意识地看看井，看看西屋。西屋再向西，便是爽斋。

那是自己的家，建立了三天的“家”。

还有一个有粒眉间痣的女人。

院外喊声大作。难道清人已经入城了吗？

一切又归于寂静。

匆匆绕过回廊，到了爽斋。家，那才是自己的家。

室内紧闭，漆黑一片。

“雪姑，雪姑！”

喊的声音很细很细。他记住了她的名字，但还没有呼唤过她。新婚三日，他忙于瞭望，城外箭拔弩张，他还没能回爽斋住过一宿。

他还有点矜持。喊女人时，声音细细的。

爽斋依然漆黑。

轻轻试试门。斋门紧闭。

娘逃了，澹先生逃了，她也跟着逃了。

明天一早，便是生死关。也能理解。

他掉头便走。想想，又回头，轻轻呼唤：“雪姑！雪姑！”

还是没有反响。他下决心，要走了。

远处有隐隐的哭声。鬼哭吗？

汗毛有点直竖。他的一只脚才跨出回廊圆门，后面有了声响。

一颗心突然蹿到了嗓子里。

爽斋的门，开了一道缝。

“雪姑，没有逃吗？”

自己的女人，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女人就是这样。在平时，泪水总是忍着忍着。见了亲人，泪水的闸门一旦打开，便号啕不已。

他应该抱抱她，理理她的头发，给她擦擦眼泪。

他想这么做。他搓搓手，还是没有这么做。在他的眼里，她还是一个小妹妹。

国破家亡，失去双亲的，无奈寄人篱下的小妹妹。

娘逃了，澹先生也逃了。他们说，在后园地道口候着。催过几次了，要一块儿走。逃晚了，什么坏人堵了地道，一家人只好同归于尽了。

没有燃烛。雪光中，他粗粗看了一下室内，一处战乱时草草布置的新房，现在又清理得很有条理。三天前，作画的那张桌子还在原处，就连烧焦的那支笔也在。

“画呢？”

女人指指腰间，怯生生地：“收了。”

朱耷不解。

“菊花。”女人说，“做纪念吧，六朵菊花。”到底女人心细。

“不是，”朱耷说，“老爷的画。”

老爷是指死去不久的朱谋璫，他画的一幅《浔阳归舟图》，从小挂在壁上，临摹用的。挂在房里，也是对亡父的怀念。

“澹先生说，东西多，这张画就不带了。”

“放哪里了？”

“不知道。澹先生卸的。”

朱耷听了便大怒，吼道：“一家之主尸骨未寒，就忍心忘得一干二净吗？”

他顺手举起一只瓶，在地上砸了。那溅起的碎瓷屑，不偏不倚，溅在雪姑的眉间痣上，顿时血珠子汨汨渗出。

女人连忙止住男人：“小声点，小声点。”朱耷忙着给女人止血，手指触着女人的面孔，微微有点战栗。

女人又嘤嘤哭了。

两个人匆匆赶往后园。到后园有一段路，要绕好几座屋子。

院外渐有人声、车声、马蹄声、哭喊声，只是遥远。

城市在不安地躁动。一个天崩地陷的时刻，即将到来。

后园，先见到的是澹先生。

“快、快。五鼓不远了，防止有变。”

后园假山丛中有地道。地道有铁门，草木遮掩。澹先生的主意，甲申那一年就动手了，家奴们忙了三年。

地道那一头，通到赣江边。

赣江边有渔棚。那边的地道口便在渔棚内。

渔人有船，可以驶向对岸。

渔人是自己人。（图3）

澹先生点起灯笼，走在前面。一个个手牵着手，先生牵着夫人，夫人牵着雪姑，雪姑牵着朱耷。

事先安排好的，男人一先一后。

朱耷被女人牵着，刚刚走下地道。突然，炮声、嘶喊声大作。

仿佛山洪暴发。

仿佛海堤崩塌。

城破了！

朱耷侧耳静听，又一个方向撕心裂肺地大喊：

“阁老，阁老！”

风声送来什么人的声音：

“翰林坊！翰林坊！”

仿佛被什么毒虫螫了一下，朱耷迅速丢开女人的手，转身拨开草丛，没命地狂奔。

一种苍老的声音，又在响起：“今夜与诸君一别，再见便是来生！”

声音越来越大。

突然，朱耷身后响起了失魂落魄的大叫：

“八郎、八郎！”

女人也狂奔起来，追着和她说过几句话的男人。



图3 女人问：你画山水，就是学老爷的画吗？朱耷摇头：画，你不懂。胸中的山水，各人的格局不一样。将来有机会，我画浔阳归舟，给你看看。

3 老树悬空

在朱耷的心目中，姜曰广是一棵参天大树。

抗清守城，他是东南人望，是年事最高的志愿者。白须白发，慷慨激昂。

老先生已毁家。老妻去世，子侄星散，家产倾囊献给了守城将士。

老先生不住远离尘嚣的浣湖，危难时来到危城，给将士们、给秀才们说历史，说人间正道。动情时老泪纵横。

老先生促成了朱耷的婚姻，关键时点拨了他。

老先生看过朱耷的手，说他的担心。昏花的老眼中一片深情。

老先生说过翰林坊，说是天地精气所聚。

翰林坊不是为老先生建的，但是，老先生当过翰林。

老先生说过：念书人的追求在翰林坊，荣耀在翰林坊，生生死死，都要无愧于翰林坊。

翰林坊怎样了？

朱耷狂奔着，心中惦念着恩师。翰林坊会有什么不测的事？倘若能挽救恩师于万一，临危夺刀，也不负先生一片深恩。

身后还有一个女人，朱耷不是不知道。只是他想：这类事不能让女人掺和。

穿过阊家井。小巷被几辆废弃的马车堵着，一座屋子在燃烧，墙倒了，余火未烬。只好绕路，好在本地人，路熟。

女人跟上了吗？转角处，回眸一瞥。昏黑中一团绿色。没错，她着的是绿色风衣。是女人。

绕过转角，便是翰林坊。

矗立街衢的一座三门四柱的石坊。

朱耷呆了。

石坊上悬着三个人。

有的白发，有的黑发。散发覆面，吊在石额下，仿佛三株吊兰。

三个人都着白衣。每个人的白衣上都有用鲜血写了一个大字，一个是“大”，一个是“明”，一个是“人”。

以死殉国的“大明人”。

中间那一个便是恩师。白发、白须，愤怒地张着眼睛。年老时他常喜闭目，这一回，他却怒目圆睁。

“明”，是用血写的篆书。一个太阳，一个月亮。血书鲜红，流下了几道血痕。雪已停了，三个人的头上、肩上堆满了雪。三具悬尸成了三座冰坨子，在强劲的冷风中晃动。

远远的呐喊声，凶狠、霸道。

朱耷跪倒在恩师面前，磕了三个响头。



恩师，元人有一株露根兰，你不同，你是一棵大树，老干虬枝，广覆天下。你失去了土地，但你没有失去天地正气，白雪为凭，人神共鉴！（图4）

几处炮声，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几支带有响铃的乱箭，插在坊顶的积雪上。

死亡之神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朱耷正想逃走，什么地方，有人大喊：“倒了，倒了！”

什么人应和着：“倒了，倒了！”

朱耷十分激动，他以满腔热情放声大喊：“不会倒！不会倒！不会倒！”

空无一人的翰林坊，到处有回声：“不会倒！不会倒！”

疯狂的叫声，吸引了清兵的关注。

“这边，这边！”

坊后涌来了一队清兵。

图4 恩师，元人有一株露根兰。你不同，你是一棵大树，老干虬枝，广覆天下。你失去了土地，但你没有失去天地正气，白雪为凭，人神共鉴。

朱耷路熟，他闪进了墙角。

他想起了，他的身后还有一个娇小的女人。

其实，女人是不必来的，来了碍事。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绿色的一团。

他瞪大了眼睛。他终于看清楚了，绿色的一团不是女人。

一棵被白雪覆盖着的苍翠的冬青。(图5)

积雪也洒了一地。

一只大手抱住朱耷。一只大手捂住朱耷的嘴。

朱耷被拖至一处门内。

一双大手，是饶宇朴的手。

太巧了，饶宇朴也来拜别恩师。两个秀才熟悉南昌里巷。再说，许多人家已是空屋，穿门走户，两个人来到了一处废园。

“你的新娘子，刚才见到。”矮矮的饶宇朴小声说。



图5 许多年后，当了和尚的朱耷，画了一株欲倒不倒的大树。他摸摸光秃秃的头颅，对着进贤的高山大喊：“不会倒，不会倒！”